

1946 55-86 (1/25)

茂名文史



第一辑

中共茂名市委党史办公室
茂名市政协文史组合编



8.16/88

前 言

正当茂名市广大人民群众沿着党的十二大指引的方向，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的时候，《茂名文史》第一辑首次出版了。这是一件于现实很有意义，于后世很有益处的好事。

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曾明确指出：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首先是干部和青年中，“加强祖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教育，加强党的纲领、党的历史和党的革命传统教育”。《茂名文史》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征集和刊登茂名革命斗争史、茂名油城建设史和茂名社会生活史等方面的史料性的文章，同时也征集选登在茂名市工作的老干部的革命回忆录，努力为茂名人民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提供基础，为研究和编写地方党史和地方志提供依据，也为当前深入开展对党员和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生动的素材。

茂名市地处过去茂名县南部，革命斗争源远流长。从大革命时期起直到解放战争，这一带革命斗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连绵不息。茂南一带是国民党好几个大军阀的老家，反动势力特别猖獗，因而，革命斗争异常艰苦。在艰苦的革命斗争历史中，有许许多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去总结，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值得我们去昭彰。此外，在油城建设的历史中，也有很多的历史经验和英雄事迹值得我们去总结和昭彰。因此，搞好《茂名文史》的征集和出版工作，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我们恳切希望广大读者热情关心这一刊物，大力支持这一刊物，踊跃来信来稿，多多提出宝贵意见和提供宝贵史料，共同努力把这一刊物办好。

《茂名文史》编辑组

1988年元月

茂名文史

第一辑

目 录

南路烽烟骨肉情.....	赖鸿维 (1—4)
——南路革命斗争片断回忆	
茂名合水一带解放前革命活动情况	柯乙福 柯达钊 柯日轮 (5—7)
朱也赤烈士诗抄.....	周 青 (8—9)
梁毅烈士传略.....	林 发 (10—12)
郑奎烈士牺牲经过.....	梁月娟 (13—14)
人民的女儿 坚强的战士.....	彭崇新 (15—18)
——追记李淑明烈士	
读史三咏.....	徐太宏 (19)
赞烈士诗两首.....	李悦强 (29)
油城建设的回顾.....	陈开廉 (20—24)
第四工程局初建茂名杂忆.....	王新文、张玉清 (25—27)
茂名得名的由来与变迁.....	黄景波 (28—29)
红旗路沧桑谈.....	陈河宝 (30)
高力士故居史话.....	黄永佳 (31)
茂名单人木偶軼话.....	杨树熙、温金城 (32—34)
茂名方言小考.....	戴毓良 (35—36)
封面题字.....	关以良
摄影.....	黄景波
封面设计.....	陈天游

南路烽烟骨肉情

——回忆南路革命斗争片断

赖 鸿 维

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在这首名诗里所描写的江南景致，我是熟悉的。解放前，我在南路从事过较长时间的革命斗争，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充满感情，至今仍无限怀念。我深爱江南日出时那似火的红花，深爱春来时那澄清的碧水，但我觉得更加可爱的还是江南的人民群众。在那腥风血雨的岁月里，他们对党的骨肉深情和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比日出时的红花更红艳，比春来时的江水更透明。岁月流逝了，但这种骨肉深情，却始终深深地铭刻在我脑子里，常常唤起亲切温暖的回忆。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侵入广东，占

领了广州后，作为国民党统治区的南路人民，更加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军警遍布，特务横行，日伪勾结，狼狈为奸，弄得到处鸡犬不宁，民不聊生。一九四三年，日寇占领广州湾（即今湛江市）不久又侵占了遂溪、廉江县城，后来，为了打通湘桂线，驻湛江的鬼子兵从遂溪、廉江向广西玉林进攻。日寇一来，国民党军队闻风而逃。廉江、遂溪、吴川、化南一带成了敌人前哨阵地。日本鬼子和伪军“和平队”，经常进行扫荡、抢劫，到处奸淫烧杀。南路抗日武装力量，在人民群众支援下，奋起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出现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

一九四五年春，我廉化吴部队的两个中队和合浦白石水地区的一个中队，共计三百多人，组成黄河大队，在白石水地区坚持斗争。敌人集中保九团、保四大队和

县大队等共二千多人，疯狂进行扫荡。起初敌人每天集中兵力寻找我部队主力，企图一举歼灭。但由于广大群众封锁敌人消息和及时向我们通风报信，使敌人天天扑空，阴谋无法得逞。后来，敌人改变战术，每天分兵四、五路，多管齐下，齐头并进，实行“梳型扫荡”，并且到处抓人抢劫，企图以白色恐怖吓使群众脱离我们。但，毫无效果。于是，敌人使用“毁林困人”的办法，强迫群众把乔木林区的树木砍倒，树枝横七竖八，阻塞我们活动的通道；又把灌木林区及芒山放火烧光，毁灭我们隐蔽的地方。但这些阴谋还是无法得逞。接着，敌人又施行“并村”的毒计，把方圆数十里的所有村庄，并为一条大村，强迫群众集中居住。村的周围用木庄围起，只留一两个门口出入，派兵严密守卫，群众进出都要检查登记，妄图以此断绝抗日武装力量同群众的联系，把我们饿死。但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这条毒计只能困住村庄里的人，却困不住广大群众的心。群众在极端艰险的情况下，利用出村种田和趁圩打市的机会，冒着生命危险，照样给我们送粮、买盐，传递消息情报。

敌人用尽各种毒辣办法，仍然割不断群众同我们的联系。最后，他们要出了更险恶的绝招——以假乱真，挑拨离间，派出武装特务，伪装成“游击队”到处乱窜，谁要是接待了他们，便将谁就地枪杀。一九四五年五月间，白石水南面的倒担村有四位群众就是这样被敌人诱骗杀害的。此外，敌人还派出便衣，日夜在高山顶上了望，白天看到哪里起炊烟，夜里看到哪里有火光，立即进行大搜捕。

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人民群众同我们心心相连。为了支持我们进行斗争，他们发挥出无限的聪明智慧。比如，

敌人实行“并村”以后，强迫群众把粮食、家具全部集中到大村去。这一着很毒辣，使我们的粮食来源发生困难。但是，群众仍然想到巧妙的办法使我们得到补给：他们利用圩日趁圩的机会，把粮食买好，在半路上交给我们。又如一九四五年七月底，我们中队奉命由白石水撤回廉江，中间要通过一百多公里敌占区。一天晚上，我们经过急行军，天亮前到达了张旺圩南边一个村庄，这是我们在白区的一个地下交通站，百十人的武装队伍是很难隐蔽的，还是群众想出了好办法：他们把我们藏到河边的木船里，在河岸四周派出一些人装着放牛，给我们放哨。木船人多，总难免会有响声或晃动，如何避开敌人的耳目？群众又考虑得很周到：派几个小孩到船上来，一遇陌生人经过，孩子们就嘻嘻哈哈跳水扒船玩，弄得水响船摇，为我们打掩护。就这样，我们在船上安全隐蔽了整整一个白天，天一擦黑，又在群众带领下，避开敌人的耳目，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胜利地回到廉江游击区。

在那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岁月里，群众总是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儿女一样来爱护。我们部队或地方工作同志住的村庄，群众都自动派人放哨，一有敌情，就马上报告。群众听到游击区枪炮声，就知道是我们在同敌人战斗，有不少人还烧香向天祈祷，口念着：“天公啊，保佑共产党，打死国民党啊！”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一大队日寇军队配合国民党的“挺进队”，大举扫荡新塘区。我军奋力抵抗，有一位姓何的排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被埋葬在田界村附近一个山头上。后来，每年清明时节，周围村庄的群众拜扫自己的祖墓时，都先把三牲酒礼摆到何排长墓前先拜扫他，以表怀念。在那些年月里，群众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但他们不管自己多

么艰难,只要我们部队一到,都自觉地凑集大米供应部队。有些群众还经常买些猪肉用盐醃起来,一打听到我们有同志到附近山头活动,就煲好醃肉饭,拿到山上寻找我同志,让同志们吃一顿好的。我们一些同志不幸被敌人逮捕时,群众还挺身而出进行抢救。田界和龙湾两区的交通员在敌人扫荡时,都被抓过,但两次都是群众将他们说是自己儿女,硬从敌人手里抢了回来。

人民群众不但积极掩护和支持我们,而且只要我们斗争需要,他们都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全力配合我们向敌人开展破袭、策反等各种形式的活动。

一九四七年春,我们为了破坏敌人的交通和通讯联络,一声令下,在一夜之间就动员了几万群众,一下子将廉江、遂溪、安铺之间的公路全部挖掉,把敌人的电话线、电线杆全部破坏掉。一九四七年夏,敌人大扫荡时,把青平的金屋地村一带十九条自然村全部烧毁,片瓦不留,但群众毫无畏惧,毫不退缩,而是更加坚定地同我们在一起,搭些草棚居住,日夜放哨,正常生产。

在那些年代里,我们的交通情报、策反锄奸等工作,也都是依靠群众的力量进行的。敌人的一举一动,群众都及时向我们报告。有一次,国民党有个副团长带领四个排,由遂溪返回安铺,敌人离我们还有十多里远,群众就报告给我们了。我们从容地布好埋伏,一举把敌人全部歼灭,生俘了这个副团长。一九四七年底至一九四八年春这段时间,敌人为了切断我们廉江和遂溪两县的来往,在安铺到遂溪这条公路两旁,每隔几里路,就建立一个碉堡,驻兵把守。但在群众的掩护下,我们的部队和工作人员,却往返自如。群众还自动起来对这些碉堡里的士兵进行策反工作,

搞得敌人到处疑神疑鬼,上级不相信下级,每隔二三十天,就要调防一次。安铺有个盐警中队,里面有个机枪手是本地人,他的家属去做工作,策动他把机枪带了回来。遂溪县界炮乡的伪乡队有一挺机枪,但伪乡长不相信士兵,亲自控制这挺机枪的使用。一天,伪乡长外出,他把机枪锁在自己房间里。乡兵就来报告我们,我们即派人连夜挖开墙洞,把机枪缴获出来。

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人民群众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儿女,始终同我们保持密切联系,冒着千难万险,不惜竭尽全力支持我们,是因为我们把人民群众看作自己的父母,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牺牲一切,直至去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从参加革命,参加党的第一天起,就抱定一个宗旨——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三座大山压迫,建立和平民主新中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时刻准备着把自己一切贡献给党,贡献给人民。那时候,什么个人的名利地位,物质享受,小家庭的幸福温暖等等,是连想也不去想的。武装斗争前我在平坦地区的鹤山小学以教师的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工作。当时,一个小学教师的薪金每月只有一石谷(一百四十市斤),此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了。而这每月的工薪还要拿出百分之二十交党费,剩下只有一百一十五斤左右谷子。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费都是靠自己解决的。当时,我们常常通过良垌中学的党员,串连大批中小学教师和中学生,以成立学社、举行时事讨论会等形式,来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每次来参加座谈讨论的人,少则二三十,多则五六十。他们热情地来了,自然要招待吃个便饭。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书先生穷,每次虽然只能以稀粥咸菜相待,但都得用去月薪

的百分之二三十。因此，尽管吃得不好，大家却感到人亲心甜。

后来，我转入了部队工作。当时的部队，武器装备很差，只有土单响以及很古老的“九响”、“六八”之类，陈旧的子弹也大部份打不响。部队又没有工资和津贴，只有在税收和打土豪弄到一些钱的时候，才每月发二角钱的熟烟费。弄不到钱时，连这两角钱熟烟费也没有。吃的又常常是稀饭或蕃薯粥。参加革命的同志，不但被国民党反动派下令“通缉”，而且还强迫家属交出大量款项悬花捉拿。不少同志的房屋被国民党烧毁，父母兄弟被敌人抓去坐牢或杀害。但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大家顽强战斗，英勇献身，毫不计较个人的一切。一九三九年，南路地区粮荒十分严重，群众生活极端困难，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同汉奸勾结，大量从武利江运粮资敌。党决定武装拦截武利江，封锁敌人的粮道。当时，大家都很清楚，武装截江一定会招致重大牺牲。但为了救国救民，一切在所不惜，断然采取了行动。这就是合浦有名的白石水武装斗争。这次斗争持续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影响非常大。不但大大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而且使人民群众又一次清楚地看到我们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救国救民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而国民党则是假抗日真投降的、卖国害民的。

一九四五年黄河大队在白石水坚持武装斗争时，敌人用“烧山毁林”、“并村断粮”挑衅离间，残酷镇压等一系列白色恐怖。我们的部队确实遭到很大困难。白天不敢生火煮饭，要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到山高林密的深坑中用旧煤油箱（因敌人实行并村，群众的炊具都被迫搬到外村去了），到山边的水田里装上半箱水，然后拿到敌人不易觉察到的背阴地方煮饭

吃。山坑田蚂蝗很多，我们盛水，又都要先舀点水洗洗煤油箱子。这一洗，把田坑水搅动了，蚂蝗就从四面八方游集拢来。黑暗中我们看不清楚，把水装回煮饭吃，往往一碗饭里有好几条蚂蝗。吃的时候又没有火光，分辨不出来，嚼着大条的就吐掉了，细小一点的则连饭一起吞下肚子去。生活条件就是这么艰苦，然而大家情绪十分高涨，纪律非常严明。对人民群众的利益秋毫无犯。有一次，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检查，我们断了三天粮。起初，大家都挖山葛充饥。虽然附近就是群众的瓜田，长满了南瓜，但我们严守群众纪律，一只也不动。后来，大家确实饿得顶不住，才决定按价收买，夜里派出几个战士到瓜田里摘了十来只南瓜，每摘一只，都在瓜藤上挂上两毫白银。

人民群众就是从大量这样的实际行动中认识到我们是真心实意为他们闹翻身、求解放、谋幸福的共产党人，因而从心里把我们当成自己亲生儿女一样看待，甚至比自己亲生儿女还亲，为了支持我们的斗争，不惜承担巨大的风险，作出巨大的牺牲。人民群众的信任、爱护和支持，又使我们觉得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不管斗争环境多么艰苦和残酷，我们都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终于同全党全国一起，一往无前地战胜了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和压迫，建立了和平民主的新中国。

历史象一面镜子，忠实地射出真理的光辉，南路人民革命斗争这段历史，雄辩地证明了，我们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儿女，而人民是我们的母亲。只要我们永远忠于人民，永远同人民群众在一起，为人民群众的幸福奋斗，我们就无往不胜，所向无敌。

茂名合水地带解放前 革命活动情况

柯乙福 柯達钊 柯日轮

茂名合水一带位于现在茂名市南部，东有小东江，西有白沙河，汇合流入梅江，故称为合水。这里水陆交通较便，是茂电信地工委的重要交通联络网和隐蔽活动地方，也是茂南区工委所在地。茂电信地工委书记王国强、付书记林其才以及其他领导同志郑光民、钟正书、车振轮常到这里指导工作。茂名县委主要领导人龙恩云、梁昌东、陈以大、梁振初也常在这里活动。这个地区，从一九四二年至解放，是我党在茂南的一个重要革命基地。以合水汝嘉小学为中心，周围四十多条村庄的群众参加革命活动，纵横二十多华里。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活动是大造抗日救亡舆论，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配合化南武装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主要是深入发动群众，发展壮大地下党组织，做统战工作，搞武装斗争，准备迎接解放。下面简单追述这一带革命活动情况。

（一）组织抗日游击队， 配合化南武装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地下党以合水汝嘉小学为中心，党员以教师职业作掩护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一九四二年，合水果子园村共产党员柯荣宣通过开明乡绅，介绍进步青年李福全为合水汝嘉小学校长。共产党员梁平、梁恩波和进步青年罗燕平为教员。他们在这一带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茂南中学教师、共产党员郭铭、柯日轮也常到该校活动。以该校为中心，附近的文秀村育德小学派有党员罗志坚、龙钟夏、李乃珠，坡头村群德小学也安排了一些进步青年为教师。他们互相联系，开展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革命活动，向学生和村中群众教唱革命歌曲《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等；演抗日戏剧，开展家庭

访问。特别是汝嘉小学教师活动最活跃，在果子园等几个村庄，他们进行家庭访问，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他们还办识字夜校，宣传抗日。几个学校还联合演抗日戏剧，并到高州城演出，得到进步人士好评。

经过宣传教育工作，于一九四四年，由柯荣宣、柯日轮吸收进步青年柯连钊、柯作琼等二十多位同志，成立了地下抗日游击小组。同年十一月，地下党组织根据南路特委武装起义的指示，通知该小组同志，编成一个中队，参加化南游击大队。大队长李一鸣，中队长柯日轮，指导员柯荣宣。中队原定先攻打白沙乡伪乡政府，夺取乡队枪支后，再去参加化南游击队。当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的时候，突然接到上级党组织的紧急通知，因情况变化改变了原定计划。随即由柯荣宣、柯日轮带领二十多人的队伍开往化南，参加化南游击队。队伍到化南之后，均配齐枪支，在长岐、三义同国民党保安队打了一仗，把保安队围在一个祠堂里，打到晚上，因国民党有很多救兵开来，寡不敌众，我们连夜撤出战斗。十多天后，因情况变化，党组织决定，凡未暴露的，分散撤回本乡坚持地下活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我们合水地区的二十多位同志，于春节前几天，先后分几批撤回合水一带隐蔽下来，到一九四五年下半年，党派张平同志到汝嘉小学任教，由她发展了柯连坚、柯碧兰、柯惠文、柯若梨等一批同志参加地下游击小组，壮大了我们的力量，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发展地下组织，扩大革命武装力量

一九四六年，合水地区根据地下党的

指示，又开始发展，扩大队伍。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党派了党员柯乙福接管了该地区工作。党通过统战工作，争取了乡绅的支持，赶走了汝嘉小学的反动校长柯明东，由柯乙福任校长。取得了该校领导权。随后，党又派来党员柯亨元、李敏（地工委书记王国强爱人）和其他进步青年为教师。后来，还有廖奕骑、程惠庄、柯连钊、柯作琼等同志从高州回来这里参加活动。这时，党又以汝嘉小学、果子园村为中心，向周围村庄发展，扩大地下游击小组。

一九四七年开始，合水地区成为茂电信地工委和茂名县委的主要交通联络站。有不少革命同志活动和隐蔽在这个地区。其中有茂电信地工委领导同志王国强、林其才、郑光民、钟正书、车振轮，特别是林其才同志常在这里指导革命工作。茂名县委领导同志龙恩云、梁昌东、陈以大，梁振初也常到这里活动，并在这里召开了两次县委会议，高州城的进步学生政治面目暴露后，也转移到这里隐蔽。党有大批武器在这里储存。

一九四八年，这地区党组织又进一步发展。党在汝嘉小学创建了茂东南区工委组织。工委书记柯乙福、委员冯柱朝、李国一、柯日轮，先吸收柯连钊、柯作琼为党员。这个地区十多个党员，成立了合水第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柯乙福，支委柯亨元，柯连钊，在党支部领导下，陆续发展了二十多个党员。当年年底，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茂东南区工委的布置下，由柯日轮同志带领武工队在这里活动了约二个月后，去茂东区开辟新区。

一九四九年初，合水地区成立了党总支，书记柯连钊，委员柯亨元、柯作琼。总支下设三个支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也相应发展了，成立了团支部，柯连钊兼团

支部书记。到一九四九年二月，党又派龚端芬、龚烈、吴炳昌、龚世芳等四位同志去粤桂边纵队学习三个月，搞武装斗争。同年五月份回来，成立了武工队。队长柯达钊，下分两个武工组。武工队在镇盛圩附近村庄征了地主粮食，并向公馆圩同泰老板征了几十两白银和一些现钞（金元券），作为活动经费。

一九四九年六月，茂南区工委分开，成立了茂东、茂南区委，茂南区委书记柯乙福，委员冯桂朝、陈泽永、郑凌华。解放前夕，因工作需要，又分为上南区委、下南区委。上南区委设在合水，书记柯乙福，委员冯桂朝、柯达钊、黄泽光。

解放前夕，国民党155师陈庚桃（原来保九团团长）起义，在起义前，将多余的枪支弹药和通讯工具，约有几十吨放在梅某。上级通知合水交通总站组织人力运回合水等地疏散收藏。党组织得到了群众支持，找到三条木帆船运输，船到合水，连夜组织了五百多人参加搬运，当夜把武器收藏好。这批武器为解放茂南提供了物质基础。

一九四九年秋，为了迎接解放，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合水地区组织了一个武装连，连长柯其贵，副连长柯作桐，分为三个排，共有战士一百人左右。这个连参加了当时粤桂边纵队十四团，为解放战争作出贡献。

（三）开展统战工作

一九四一年至解放前夕，合水地区地下党组织，除做了大量群众工作，发展壮大党组织，组织游击队和武工队之外，还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采取各种方式，机智地开展统战工作，利用开明乡绅和进步人士，支持党的工作，掩护革命同志。例如，团结利用当地开明绅士柯成西（国民党一个团长的叔父）、柯励庵（汝嘉小学校董），他们宗族观念较重，鼓动他们捐钱办学校，为祖宗子孙办好事。他们捐出了不少谷和钱办学校。地下党还团结利用白沙乡伪副乡长柯均直和伪保队副黄楚棠，他们为我地下党送情报。当时，有人怀疑汝嘉小学校董搞“共产”，他们为我们说好话。一九四九年春季，国民党保安团何宗桓中队约有150人来围搜果子园等十几条村庄，柯、黄在事先就密告我们地下党。当晚，县工委负责人林其才和茂南区工委负责人柯乙福、陈叔培等就转移到了船上掩蔽，把枪支弹药和文件存好。国民党保安团搜查时，扑了一个空。地下党还利用果子园村地主、大学生柯用中，掩护地下党同志。陈以大、郑光民、柯日轮、梁平等地下党同志曾多次在柯用中家里安全隐蔽。充分发挥了我党统战工作的威力。

（林发整理）



朱也赤烈士诗抄

周 青



朱也赤烈士遗像

(一)

墨雾暗无天，豺狼当道前。
高州悲赤血，黑狱泣青年。
奋斗已多年，锄杆志愈坚。
早知遭毒手，恨遇未防先。

(二)

狱卒呼吾名，从容就酷刑。
人生谁不死，我当享遐龄。
白色呈恐怖，淦江激怒鸣。
英灵长不灭，夜夜绕高城。

(三)

愁云惨雾罩南粤，志士成仁飞赤血。
浩气长存宇宙间，耿耿赤心悬日月。

(四)

为主义牺牲，为工农死节。
不负天地生，无污父母血。
何呜咽，何呜咽，
壮哉十六再回头，破砕山河待建设。

以上几首诗是朱也赤烈士于一九二九年在高州监狱所作。由当时从事地下工作的刘祝虎同志从狱中带出来。

朱也赤，原名朱朝柱，又名朱克哲，生于一八九八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是现茂名市金塘公社白土大队人。他一九一九年考入广东公立医科学校。在学期间受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思想进步很快。一九二四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十二月受党组织的派遣，回茂名帮助国民党改组并领导农民革命运动。历任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总干事，茂名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主任，中共南路特委委员，南路革命行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在朱也赤同志领导下，茂名县的农民运动发展迅猛，声势浩大。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全县有十多万农民参加了农会。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武装叛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使全国蓬勃发展的大革命遭到失败。茂名的反动派也狐假虎威，狼学犬吠，解散各革命组织，到处捕杀共产党人。革命形势的突变，迫使朱也赤同志转入地下活动，扎根于群众之中。敌人对他多次围捕，由于群众掩护，都安全脱险。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周恩来、朱德、贺龙等同志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消息传来，大大鼓舞了朱也赤同志。为迎接南路革命高潮的到来，他亲自转上信宜怀乡山区，组织了二百多人的武装队伍，领导了怀乡区的武装暴动，攻下伪区署，惩办了罪大恶极的伪区长，成立了怀乡区革命行动委员会，颁布了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法令，使信宜县的广大农民受到欢欣鼓舞。后来，由于国民党调集重兵，重重包围，对革命武装进行围剿镇压，使怀乡区的武

装暴动遭到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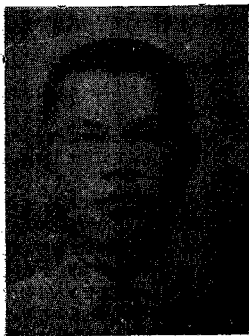
一九二八年冬，朱也赤同志奉命调到设在广州湾法租界的中共南路特委工作，一九二九年旧历四月南路特委在赤坎秘密开会，因叛徒告密，特委机关遭到破坏，朱也赤、陈妹等十八人不幸被捕。朱也赤和陈妹俩同志被敌人押解回高州，敌人怕朱也赤同志逃跑，残忍地割断了他的脚筋。当押解到公馆时，敌人强要朱也赤同志下车“示众”，上千群众闻讯赶来，将凶恶的敌人团团围住。朱也赤同志忍着伤痛，大声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揭露敌人的罪恶，反动派害怕朱也赤同志的宣传，慌忙用木头塞住他的咀。当时，茂南中学的学生激于义愤，不顾一切向敌人冲去，敌人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一个冲在前头的学生中弹倒在血泊之中。这激起了学生更大的义愤，继续与敌人展开搏斗。敌人见势不妙，急忙把朱也赤同志抬回囚车，惶惶开走了。

朱也赤同志被押入高州监狱后，伪县长黄鼎可先用高官厚禄来诱降，后又用毒刑吊打来逼供，但朱也赤同志始终坚贞不屈，不为敌人所动，最后被敌人杀害，壮烈牺牲。

朱也赤同志是一个文武兼备，很有才华的无产阶级斗士。当时流传许多关于他的神奇传说，说他能“飞檐走壁”，敌人很害怕他。他在领导东岸农民运动时，曾创作两幕话剧《工农苦》和《朝拜亡国》，并亲自担任演员演出，观看者达数千人，大大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在狱中，他又写下了论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的万余字的激昂文章。现在抄录发表的四首诗，充分表露了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伟大胸怀和崇高的革命理想。朱也赤烈士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大无畏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

梁毅烈士传略

林 发



梁毅烈士遗像

梁毅，又名梁道亮，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廿二日出生于茂名市高山公社坡头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小时给人打工，母亲小时当婢女。母亲生七个孩子，

他是独男，排行第二。梁毅幼时读书，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四日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下旬去化州北部执行任务，在廉江县安铺镇被日伪军逮捕，英勇就义，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九岁。梁毅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中共茂名县委于一九五七年追认梁毅为革命烈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共产党员。

梁毅在小学读书时，就对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不满，反对封建奴化教育。一九三四年，他在本乡群德小学读书。当时，学校有位体育教师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动不动就打骂学生，把学生当牲畜驯服，稍不顺心，就严刑惩罚学生。有一次，这位教师上体育课，叫学生跑步。学生在烈日下长跑，汗流夹背，个个精疲力尽，但他一直不叫学生停步。梁毅看在眼里，想在心上，挺身而出，向同学们一挥手，“跟我来！”带领同学们跑进坡头村去，叫同学们各自回家里去了。当天下午，梁毅怀着非常气愤的心情回到了学校里，他

发动同学们向学校当权者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赶走这位教师。梁毅等学生的行动得到了家长的支持，终于使这位教师灰溜溜跑了。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民不聊生。梁毅在中学读书时就非常同情民众的疾苦，希望解救受苦穷人。一九三八年，梁毅家乡坡头村很多穷人的孩子出天花，因为没有钱医，丧失了生命。梁毅当时在茂中读书，他想穷人之所想，急穷人之所急，把平时节约下来的钱买回一些牛痘疫苗，给穷人的孩子治病。百姓非常感激他。后来，他想，如果能象消灭瘟疫一样，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穷人就不受苦受难了。他千方百计，到处追求进步思想和革命理论。

一九三九年共产党员梁恩波同志到茂中宣传抗日救亡的进步思想，梁毅听了之后，如获至宝，象在黑暗中看见了光明，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经常主动地接近梁恩波，得到了他的热情帮助。梁毅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积极参加宣传抗日救亡活动。同年，梁毅在茂中毕业，回茂南地区参加革命工作，在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帮助下，他立下了誓言，要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于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四日在茂名县鳌头圩由共产党员梁恩波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梁毅同志参加共产党后，一心为党的事业奋斗。一九四〇年底，党组织派他回家乡坡头村小学教书，以教书的职业做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他努力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还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地向本村青年梁础基、梁元谷等宣传革命道理，讲解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新华日报》等。例如，有一本小册子《今日青

年》左上角有小半边太阳，梁元谷问梁毅这是什么意思。梁毅深入浅出地讲解说：“这小半边太阳正象现在中国共产党，是刚出世不久的，它将慢慢地出现在高空，照亮大地，驱散黑暗，人们看见光明，那时劳苦民众过着自由、平等、不受剥削的幸福生活。”在梁毅同志的宣传教育下，梁础基、梁元谷等人接受了革命理论，参加了革命活动。梁毅带领他们到白沙乡的戴屋村、猫仔岭村、老周坡村等地，向农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发动农民起来参加革命。

梁毅同志还向茂名县新治乡车田村伪保长柯宴谋做宣传教育工作，冒着生命危险多次到柯宴谋家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腐败无能，必将灭亡，指出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光明前途。由于梁毅耐心教育，柯宴谋对革命产生了同情，把一支手枪送给梁毅，作为支持梁毅的革命行动。

一九四〇年底，梁毅同志在本乡白沙一带下，宣传革命道理，被敌人发现之后，白沙乡伪乡府和茂名保安团到处追捕梁毅，进行“清乡”，派出反动军队包围梁毅同志所在的坡头村，抄了他的家，扬言要砍梁毅。敌人强迫他的母亲交出他，把他的母亲按倒在地上，枪口对准胸膛，酷刑迫害他的母亲。但他的母亲坚定不屈，怒视敌人说：“我的孩子是好孩子，他经商外出去了，要杀要砍，随你的便！”敌人捉不到梁毅，便到处通缉，出花追捕梁毅，结果扑了一个空。此时，梁毅已转移到吴川梅菪镇去了。

梁毅同志按地下党组织的指示，转移到梅菪镇之后，以经商作掩护，在他父亲开办的草纸铺里建立了地下党组织的联络站。他主要任务是发放文件和通讯联络等工作。草纸铺有四间套房，前一间房摆

买草纸，最后一间房开有后门，地下党组织经常在这里活动，前面有什么动静，用一个暗号，同志们就从后门走了。梁毅同志在这里安全地接待过南路党领导同志温焯华、黄明德和很多党员同志。

有一次，黄明德夫妻来[到]联络站，梁毅同志千方百计掩护他们。当时，黄明德同志身体有病，他的爱人李华良怀孕，梁毅同志和邱惠文同志刚结婚不久，为了保证黄明德夫妻健康，梁毅夫妻多次推让要黄明德夫妻在他们床上睡，而他们自己则睡地板。黄明德、李华良同志在站里住了多天，梁毅同志时刻关心他们的安全，不论白天黑夜，晴天下雨，都坚持在联络站外围巡逻放哨，忠心耿耿地保护领导同志。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地下党组织于一九四二年底，调梁毅同志到长岐良村小学教书，又以教书职业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到了一九四三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雷州半岛以后，黄明德同志领导的吴川县和化东南、茂南地区同其他地区一样，陆续建立了地下游击小组。这时，梁毅同志在黄明德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积极发动学生参加抗日，组织了十多个学生参加了游击小组，准备配合吴化梅茂地区武装起义。为了筹备游击小组的活动经费，梁毅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不惜牺牲家庭的利益。当时他家很穷，宁愿父母节衣减食，他以结婚为名向家中要钱，得到了父母支持，把五万二千六百元(伪币)给地下党组织买枪枝弹药，武装抗日游击小组。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黄明德同志领导吴化梅茂地区武装起义，梁毅同志英勇地参加了这次战斗，这次起义取得了重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声震南路。不久，组织指派他去化州北部地区找中共南路特委联系工作。出发前形势紧张，敌人妄图

扑灭游击队。梁毅同志视死如归，慷慨激昂地对党组织表示“干革命不怕死，怕死就不革命，但要死得有价值，要对人民有贡献。”他出发前一天，邱惠文同志有特急任务先转移，天刚朦朧亮，他送邱惠文同志出长岐圩，并肩涉水过了一条河，在河边告别。当时，他爱人已怀有三个月身孕。

梁毅同志到了廉化边境后，适逢我陈醒亚独立大队和张炎部队向廉化边区转移。他也随部队转移。张炎部队在武陵打了胜仗，把部队带到灯草，庆祝胜利。后来，敌分三路包围灯草，张炎部队被打垮。梁毅同志随陈醒亚部队突围撤出后，他化装为商人从廉江北部地区到安铺镇，意图从安铺镇回吴化地区找黄明德政委，不幸在安铺镇大友旅店住宿时，被日伪军巡查队发现逮捕，封为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下旬。

梁毅同志被捕后，敌人对他软硬兼施，企图从他口中供出我地下党组织，但这是梦想！敌人阴谋诡计用尽，丧心病狂地酷刑殴打，把梁毅同志头颈打破，鲜血直流，但敌人始终捞不到什么。梁毅同志临牺牲时，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他怒视敌人说：“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意志坚如铁！”他的眼光象利箭一样射向敌人！他昂首阔步，走向刑场，俨似一棵久经风霜傲雪的苍松。他拼力呼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最强音，他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郑奎烈士牺牲经过

梁月娟



郑奎烈士遗像

郑奎，乳名郑华庆，曾用名郑占诗，化名郑亚谈。茂名市鳌头公社飞马大队

人。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生，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三九年底入党，是我党南路较早党员之一。四五年任南路游击队四团六连连长，改编后任茂电信武工队长。四六年六月被国民党杀害，牺牲时年仅三十六岁。

一九四六年五月上旬，中共茂电信特派员陈华同志到信宜检查工作时，与中共信宜县特派员王国强同志研究决定：把原在茂、电、化、吴边境活动的武工队调一部份到信宜活动，镇压反动地主，筹粮缴枪，开辟农村根据地。并商定，武工队要在五月三十日前到达茂信边境的石鼓洞，五月三十一日到达信宜县怀乡中洞的铁岔坑，由王国强同志直接领导武工队开展活动。

五月下旬，这支由原南路游击队四团六连的主要骨干组成的武工队，在茂名的飞马集中整训了一段时间后，即抽调精干

人员组成十八人的北上队伍，由郑奎同志任队长，钟正书同志任指导员，李士清、梁振初两同志任副队长，黄载元同志任参谋。队员有李华池、庄严、李补、张贵、杨康日、杨亚松、杨伯森、冯华保、杨胜、梁君胜、梁君桃、薛仁贵、梁洪德等。五月二十九日这支武工队从茂南的飞马村出发，日宿夜行，第一晚抵达陈洞，次日到达曹江附近，第五晚由于白天下雨，河水上涨，又有敌人在桥头设卡，绕道过河后向导又迷了路，走了一夜还在离曹江不远的地方，不能按原定计划到达交通站——烧香佬家，到天亮时只好封村驻下。第四晚才到达烧香佬家。第五天白天又在烧香佬家化装出发到达东岸北边的交通站，晚上又开到茂信边境的石鼓洞冯宗桂同志家住了一天，六月六日，便化装开进信宜。按原计划，白天是不能行军的，后因担心晚上被山区捕山猪的人发觉，发生误会，临时改变计划，决定分组白天行军。为了保证安全和互相策应，把武工队临时分成两个队四个组，第一队九人，钟正书同志带第一组，梁振初同志带第二组，由信宜派来的交通员李瑞华带路；第二队九人，郑奎同志带第三组，李士清同志带第四组，由交通员梁六带路。两队相隔三、四华里，沿同一路线相继前进。

这天中午十二时左右，武工队经过伪小水乡公所所在地的谭波村合叉河（现在的竹山公社旺国大队）时，钟正书、梁振初带领的第一、二组安全通过了，当天安全到达了中洞的铁舍坑。但郑奎同志带的第二队第三组五个人，在经过伪乡公所附近的合叉河时，被伪乡保代表主席黄仲森遇见，引起怀疑，当即向伪乡长梁泽绳报告，派出伪乡兵三人（方伯刚、尹桂芬、陈传基等）追来检查，并开枪示威，我武工组也

开枪还击，当场打伤伪乡兵方伯刚，伪乡长梁泽绳当即电话报告给伪二区（东镇）警察所派兵来，并吹角发动民团来包围追捕我武工队。这时带路的交通员在发生枪战后先行走散，郑奎等同志失了向导，便边打边撤到牛蓝肚山上，后来又被冲散，只有张贵跟着郑奎同志一道在牛蓝肚山顶坚持抗击敌人，最后在弹尽粮绝，张贵受伤的情况下，两人同时不幸被俘。杨亚松和杨康日在分头突围时，也不幸先后落入敌手。当天下午二时多，郑奎、杨康日、张贵、杨亚松四人均被解出东镇伪警察所，在敌人严刑拷打下，他们坚贞不屈，没有一人吐露真情。在押时，郑奎同志关心的不是自身的存亡，而是革命的工作。在被害前一个小时还在做敌人的分化工作，他和蒋地对伪兵们说：“你们是贫苦农民来的，与你们没有关系的，今后你们就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了。”对伪警察所长，他却横眉冷对，痛骂其为“狗头”所长。

元月四日（农历五月初五）上午十时左右，郑奎等四位同志，被敌人押到东镇圩边的狗屎坵（现在的人民广场）枪杀。正当押出东镇街口，即现在人民酒店的地方时，郑奎同志振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吓得伪警察所长梁英元大惊失色，他本能地举起魔掌，向着郑奎同志的脸上左右开弓，凶狠地把郑奎同志打得嘴唇流血，郑奎同志仍坚持继续高呼口号，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崇高的革命精神。最后，郑奎和张贵等三位同志一道惨遭杀害。郑奎同志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今年中共信宜县委、信宜县人民政府在东镇圩人民广场——当年郑奎等烈士就义的地方，建立了革命烈士纪念碑。郑奎烈士永垂不朽！